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十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財用

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為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繈百萬（原注：孟康曰繈錢貫也）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圜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原注：南齊豫章王嶷鎮荆州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

口錢價評斛一百價評者增價而取之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公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

不知錢幣之本爲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爲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其知之矣胡氏曰周之泉府漢之平準宋之均輸市易截然三法也計臣附會而一之遂爲天下害

泉府者物之不售以官斂之然後民無滯貨物之不時得有以資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賤故買之非以貴故賣之也斂之使無滯資之使無匱皆非牟利也皆以爲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郡國之官何其賤京師之官何其貴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物買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是其最要而禁物騰踊尚美其名均輸者上供物也市易者民間用物也皆以內府錢貨寵于諸路寵于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頁一稼非官莫售非官莫術又以抵當法貸之而責以息民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避股下之名不厭爭利之變矣此三法同異之辨不可不知也姚刑部曰世言司馬子長因己被罪于謀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于物之盈而縱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分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于窮約素封侈于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什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

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敎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敎爲術人胡弗安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户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讓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覩其靡以知其斂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同局標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何暇牧長寡婦之貪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倪眥吸汁之行士且羞之劉天子之貴乎嗚呼蔽于物者必逆于行其可慨矣夫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乂讐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原注史記殷本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繫易曰渙王居无

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爲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楊氏曰崇禎之末有云見銀尙有數十庫者有云其說不者寀御史曰理財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承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匱于 宸衷而量入爲出之之覬尙似未籌乎至計禮日財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吝之則譏微乎賊慨災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遲之又久則一切苟且之決隨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學之言理財曰生曰食曰爲日用夫生與爲事屬乎下者也令大下之人背知致力上不過董其綱統而已食與用權操乎七者也非通各直省爲計合三十年之通俾貴然有餘不可頃見臺臣請定會計疏內稱每年所入三千六百萬出亦三千六百萬食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水利部臣至請捐道府大員用不可謂舒矣臣觀往占承下之餘每以之財爲患其時之議不過曰汰冗兵省究員行節儉今行征無慮籍康給無伎官宮府無妄費是節之無不至也過此則刻數吝齊矣唐宋之稅糧有上供有送使有留州縣科有破分節明萬圖以前征追亦止以八九分爲準至張居正嘗國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錢權俸餉之外存兩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羨關稅有盈餘鹽

課有徵額是取之亦無不至也過此則爲橫征暴斂矣然
就今日計之則所入僅供所出就異日計之則所入始不
足供所出以　　皇上之仁明國家之休暇而不籌一開
源節流之法焉萬世無弊之方是爲失時以臣等身荷
　厚恩備官臺省而不能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爲負國
雖其事至重斷非身昧之見所能周悉然事無有要于此
者固不能默而息也以臣之計一日開邊外之屯田以養
開散一日給數年之俸餉散遣漢軍一日收捐監之款項
以充公費三者行而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何也臣聞
宋太祖之有天下也舉中國之兵只十六萬至英宗治平
年間至百二十萬國力爲之耗竭神宗思革其弊于是王
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而國
事已去明之宗枝不仕不農仰給宗錄至中葉以後乃共
逢而居分餅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
不足以給之也今滿洲蒙古漢軍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蓄
冐視順治之時蓋一行爲十而生計之艱難視康熙之時
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給于官而不已局于五百里之內而
不使出則將來上之弊必如北宋之養兵下之弊亦必如
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竊以滿洲開散及
漢軍入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水
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顧琮等俱皆請開墾請遣有幹
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果有可屯之處　　特發帑金

爲之建經撒起屋廬置耕牛農具令各旗滿洲除正身拔
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交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令前往居
住其所耕之田卿付爲永業分年抑完工本此外更不升
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後皆成勤卒復可資滿洲
之生計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養嚮蒙古徒資靡費莫若
令其分地捐貧效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陸續前往此安
頓滿洲閒散之法也至漢單人旗已奉有聽其出旗之
旨以定例太捐有力願他者爲例所格例許出者多無
力之人恐出旗後無以爲生以故散遣參參今請不論其
家之出仕與否數許出旗其家見任居官者各給以三年
之俸銀其無居官者統給以六年之簡銀其家產許之陸
帶任其自便蓋被在旗百年勢紫徒手而去若許帶家產
又有并給二年六年之体餉將此一項經營亦可敝每年
所給之餉則貧窗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後國帑之節省無
窮朗一時不能盡給分作數年以次徵遣帑藏亦不至大
細其都統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接品級陸續歧穡祿旗
提鎮將弁此安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接耗羨賠公者天下
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縣也往者康熙年開法制
寬略州縣于地丁之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匯稅亦未盡剔
整上司于此分肥京官于此勒索遊客于此染指分肥則
與爲蒙蔽勤索則與爲游揚染指則與交通關說致貪風
未泯帑庾多虧自耗羨歸公之後一切弊資悉滌而清之

是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絕費其當介有司不肯
安取上司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
方之事故康熙年間之循吏多實績可紀而財用亦得流
適自歸公之後民間之輸納比于正供而絲毫之出納悉
摞內部地丁之公費除官吏養廉之外既無餘剩官吏之
養廉除分給幕客家丁之脩膳工資事上接下之應酬與
馬蔬薪之繁費此外無餘剩每地方有應行之事應與之
役捐已責既苦貧窶請公給實非容易于是督無止題調
屬員便為整頓地方矣不問其興利除弊也州縣止料理
案牘便為才具兼優矣不問農桑教養也臣不敢泛引請
以近事之確鑿有據者言之足民莫大于墾荒而廣東一
省荒田至二萬頃無有過而間也足民莫大于水利而兩
北各省水道從無疏濟陳西鄭白二渠昔人云歲田六萬
頃今運塞不及濺百餘須湖廣米接濟東南而湖岸之
堤工派官派民究無長策也足民大于乎糴而貲糶則
時價不得乎賤糶則採買無所出谷紅議論究無定局也
而他可知矣此皆由于一絲一忽悉取公裕有司每辦一
事上具戶工二部之駁詰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事之
美觀而無寶濟者日奔走之以為勤故日此天下之大弊
也夫生民之利有窮故聖人之法必改今耗羨歸公之法
勢無可改惟有為地方別立一公項俾任事者無財用若
乏之患而後可課以治效之咸臣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

例辦理其捐監一項留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餉之類照常動用正項其餘若災傷之有撫恤孤貧之當養贍河渠水利之當興修貧民開墾之當借給工本壇廟祠宇橋梁公所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價値不數皆于此項動給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之項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則移鄰省之項而協濟之其稽察之權屬之司道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節目疏闊而地方之實收皆可舉行或疑復採買則穀貴不如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爲良法前者採買與收捐並行又値各省俱有荒歉賑貸告糶雜然並衆故穀貴非一常平之買補可致穀賣也且捐監一項或銀粟兼收或豐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不逮也或疑此項不歸正供有司必多侵蝕浮冒不知巧驛之夫辦正供亦能耗竊廉讓之士雖暗昧不敢自數設官分錢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誠剝妥之船料而漕運不變明人以局杭之耗米歸爲正項致適負百出路多餞舛大國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他如關稅鹽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資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則教化行仕路清則風俗正教化行而風俗正

皇上以敬勤之身總其綱紀鞏固靈長之業猶泰山而四

維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爲當今之要務無急于此者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原注舊唐書裴垍傳新唐書食貨志同元稹狀言臣伏準前後制敕及每歲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同枉法計贓仍令出使御史訪察聞奏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原注宋史食貨志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籌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原注宋史言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寖多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爲戸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

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中蘇轍爲戸部侍郎則言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原注猶今之布政司轉運司既足則戸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戸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楊氏曰兩司者轉運戸部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壞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以爲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戸部蓋起於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余以戍

予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原注銀兩之數卽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爲余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爲方伯止四十萬今爲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云浙藩今已不及十萬也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啟每歲以入爲出耳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

足用則取之草料葢十年間東倭西哱所用於二帑者踰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曆時事如此至天啟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啟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敉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狥上之誠足爲

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
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
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卽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
財止有此數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
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
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
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
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
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稽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
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
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

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范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骫法徇私必須殫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爲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爲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

其歸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亡繇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成於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繇來矣(原注)崇禎元年六月奉旨范濟世阿逢逆璫妄報操銀貯害地方著冠帶閒住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輿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爲一身中外之爲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

(胡氏曰)唐以諸州之賦折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天子不問者也漢制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有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卽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頗入天子矣故以免庸之錢當古者湯沐之費以畀有司不如此不足窶貧墨而養其廉亡何德宗之時李泌請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元友直勾檢諸道稅外物悉入戶部其後裴泊又以送使之財悉爲上供上供頗益而不加賦當時以爲善政其實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豐州支益徵徒知財利之權宜筦于上不復分別傭力之錢羨當于下也且又

有不加賦而民已病者有司百務蕭索不得不抑配民間細而斗斛折變徵利亦歸于官大而飛苞彝篚囊金牘帛以輸權門行暮夜者盡取諸民展轉相須不為限制則展轉相蒙不復檢察一紙之令使天下之官皆喪其節天下之民日傾其貲政之不善孰過于此此興事以後之覆撤也立國之道以貴重貨財者謂其好用之則庭實旅百取足其中以武用之則堅甲利民足以備不廣金湯非粟不守也人君躬自貶損與天下共守節制而不敢逾焉所以使經費有餘民問不兩征斂也斂之既盡有司所負必多譴責不已罷斥亦多舒肯知守長數易而侵盜亦多有司倦于檢察抑配平民益多舒民恐抑配見及故遲留正賦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未知何衛以處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錢與州然後杜監司膂取之閭塞長吏抑配之賓俾賢者足以養廉貪者必于得罪而後王道可行也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先生讀隋書篇曰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當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人以爲關于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日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于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卽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

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閒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于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于用財也夫旣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縻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于史則言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樸儉

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爲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錢氏曰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寧人手鈔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誤以爲顧作乃以讀書記所題收入集中

言利之臣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爲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

物原注洪武十三年五月御史周姓實錄不載其名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原注十五年五月 聖祖不肩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歷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為意與

新唐書宇文韋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

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戸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愼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娟以相屠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嗚呼冉良夫之刺厲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誡人臣以喪其軀

人主以亡其國悲夫

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爲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羣推之以爲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錢穀之任榷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竊競作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後之興王所宜重爲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莫先乎此

先生讀宋史陳遘篇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于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

贓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原注宋人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寖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閱之哭于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于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蓋其剝民之罪也其初特一

時權宜而遺禍及于無窮是上得罪于藝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斷脰决腹一瞑于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于忠義哉

俸祿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原注〉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

已下增於舊秩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原注謂分祿以贍宗族昏姻故人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二萬畿縣上縣簿尉二萬元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貧用靡充或貪求不已敗名冒法實此之繇輦轂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原注唐時官名有員外置者故分別言之今後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閤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為常式而白居易為盩厔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

晏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輿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爲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鏄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

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羣臣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此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原注晉魏隋唐書皆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多少之數）故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爲廉如陶潛之種秫（原注晉書本傳）阮長之之芒種前一日去官（原注宋書本傳）皆公田之證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原注正一品如正二品從一品如從二品）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是國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原注實錄會典皆不載）其數復視前代爲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潘氏耒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蕩蕩不能漢制官最卑者食祿百石名爲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實歲百八十餘石也唐宋自俸田外又有職田作冬衣使身人役等以優其力而縣令主租有至九百斛者夫既厚祿之而猶貪汙不法置之重典夫復何辭當今制祿視前代已薄兵興以來又加裁省官於京師者與從衣裘常苦不給與奉朝廷特

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準給全俸仰見體羣臣之厚意更須沛發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禄餼臣下見優郵如此其厚無不人人感奮豈非興廉教忠之一道哉（汝成案）國朝常俸外倍給養廉銀顯名思義臣下宜何如感奮

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濙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折鈔一十五貫以十分爲率七分折與官絹每匹準鈔四百貫三分折與官綿布每匹準鈔二百貫從之濙初建議與少師蹇義等謀義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原注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庚申月增給在京文武官及錦衣衛將軍總小旗米各五斗雜職及吏并各衛總小旗軍力士校尉人等有家屬者米各四斗無家屬者各斗五升並準俸糧之支鈔者）濙初欲每石減作十貫閣義等言乃作十五貫（原注按洪熙元年閏七月尹崧言官員俸祿以鈔折米四方米價貴賤不

同每石四五十貫者有之六七十貫者有之則是時折鈔猶準米價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原注已上實錄文

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云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匹後又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石之米折銀僅三錢也原注正統六年十一月丙辰增給在外文武官吏軍士俸糧原定糧一石給鈔十五貫今增十貫爲二十五貫十二年四月丙辰仍減爲十五貫景泰七年二月甲辰令折俸鈔每七百貫與白金一兩天順元年正月壬辰詔京官景泰七年折俸鈔俱準給銀從戶部奏請以官庫鈔少故也　成化二年三月辛亥減在京文武官員折俸鈔先是米一石折鈔二十五貫後因戶部裁省定爲十五貫至是尚書馬昂又奏每石再省五貫從之時鈔法久不行新鈔一貫時估不過十錢舊鈔僅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以十貫鈔折俸一石則是斗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貪甚於此　成化七年十月丁丑戶部請以布一匹準折文武官員俸糧二十石舊例兩京文武官折色俸糧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奏京庫椒木不足甲字庫多

積綿布以時估計之濶白布一匹可準鈔二百貫請以佈折米仍視折鈔例每十貫一石先是折俸鈔米一石鈔二十五貫漸減至十貫是時鈔法不行鈔一貫直錢二三錢是米一石僅直錢二三十文至是又折以布布一匹時估不過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則是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也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後遂爲常例

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重（原注）崇禎中糧一石至折銀二兩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

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敕廷臣會議量爲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污懲之無赦事下行在戶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夢瑣言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舅爲太湖縣伍伯（原注伍伯郎令號雜職行杖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日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原注今之工食）蓋如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臺阜之微皆知自重

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
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議清吏之本務謂
貪饒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眞不知治體之言矣

助餉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羣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羣臣百姓
之有然後羣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
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爲宰相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
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
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伱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
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
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

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言不受伯强之獻後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卻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嗟夫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與漢武尊卜式以風天下猶是勸之以爵今乃怵之以威咸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門曰此房賣賣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賊犯京師史公可法爲南京兵部尚書軍餉告絀乃傳檄募富人出財助國其略曰親郊乃雍容之事唐宗尚有崇

韜出塞本徼幸之圖漢武尙逢卜式桐城諸生姚士晉之
辭也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而神京淪喪殆於孟子
所謂委而去之者雖多財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於朝
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原注實錄)天啟初
遼事告急有議及捐助者朝論以爲致綵升木而六年十
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晉疏請靈鷲廢寺所存田畝變價助
工奉旨詹以晉垂涎賤價規奪寺業可削籍爲民仍令自
行修理寺宇田有變佃爲民業者責令贖還本寺以爲言
利錙銖之戒以權奄之世而下有此論上有此旨亦三代
直道之猶存矣

館舍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爲唐舊刱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爲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原注說苑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

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阤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

街道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狠扈而使之潔淸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靈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傾危塗潦徧於郊關汚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其斯之謂與

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也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

官樹

周禮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

皆種樹以記里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來游固已宣美風謠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猶是人存政舉之效近代政廢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思民鮮侯甸之芘矣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原注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後周書韋孝寬傳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兩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

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原注〕唐王維詩云槐陰陰到潼關 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原注〕鄭審有奉使巡簡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奏詩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種城內六街樹〔原注〕中朝故事曰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韋應物詩云垂楊十二衢隱映金張室 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原注〕淮南子注同 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橋梁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原注〕河則蒲津太陽河陽雒則孝義石柱之梁

四（原注）維則天津永濟中橋灞則灞橋　木柱之梁三（原注）皆渭水便橋中渭橋東渭橋　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原注）此舉京都之衝要　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蕪橋梁廢壞雄莫之間秋水時至年年陷絕曳輪招舟無賴之徒藉以爲利濟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順天府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處每歲水漲及天氣寒冱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來近爲無賴之徒冒貴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來人財物深爲民害乞敕巡按御史嚴爲禁止從之　況於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五代史王周爲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

所媿也

人聚

太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原注史記律書）劉寵爲會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龐眉皓髮之老未嘗識郡朝（原注後漢書循吏傳）史之所稱其遺風猶可想見唐自開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內升平元稹詩云戍烟生不見村豎老猶純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曆以後四方多事賦役繁興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作時化之篇謂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耶此唐之所以衰也（原注宋熙寧中行新法蘇軾在杭州作詩曰羸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裒斂之政自古一轍）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

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洎於末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諺(原注見曹縣志)已而山有負嵎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枉之人悉至京師輦轂之間易於郊坰之路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五十年來風俗遂至於此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恒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爲四海少事郡縣之人其至京師

者大抵通籍之官其僕從亦不過三四下此即一二舉貢與白糧解戶而已蓋幾於古之所謂道路竿行市朝生草原注鹽鐵論彼其時豈無山人游客干請公卿而各挾一藝未至多人衣食所須其求易給自東事既興廣行召募雜流之士哆口談兵九門之中塡衜溢巷至於封章自薦投匭告密甚者內結貂璫上窺嚬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與言及此每輒爲之流涕

欲淸輦轂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

訪惡

尹翁歸爲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

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借此爲罔民之事矯其敝者乃并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傳曰子産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鹽鐵論曰水有猵狚池魚勞國有强禦齊民消

盜賊課

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爲盜賊課而爲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敞爲山陽太守勃海膠東盜賊竝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原注漢紀作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久處閒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爲郡內淸治（原注紀云敞爲太守郡內淸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羣起遣繡衣

之使持斧斷斬于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於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爲殿最（原注）注殿後也謂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謂課居先也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

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叉搭鉤䂎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興隕身失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檛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原注）陳天祥傳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爲長弛兵器以從民便境內遂平其後代者務更舊政治瘞匿兵

者甚急天祚去未久而輿圖復變鄰郡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其守將以應之　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羣盗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鞞嗚呼予覩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既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弘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難之以爲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盗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爲善保家之道

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強〔原注〕舊唐書鄭惟忠傳引吳都賦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歷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為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

水旱乎崇禎時有輔臣徐光啟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雨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於齊人枯濟徵於王莽古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為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陳同知曰三代溝洫之利其小者民自為也其大者官所為也溝洫所起之土卽以為道路所通之水卽以備旱潦故溝洫者萬世之利也後世慮其棄地之多而實無多也一井之步約百有八十丈其為溝畛者八尺而已一成之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為洫與涂者九積十有四丈四尺而已通計所棄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為之必有慮其事之難成者則更非甚難之事也試觀甽田之法一尺之甽二尺之遂卽耕而卽成者也今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為田輪雨輪中間深廣二尺其平闊之鄉萬輪鱗接整齊均一彌月悉成古之遂逕豈有異乎設計其五年而為溝澮則合八家之力而先治

一橫溝田首之步之爲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築土
二日而畢矣畝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漁廣深三溝其長十
之料工計日三日而半七日而畢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
力爲澮廣深三漁其長百溝料工計日一旬而半三旬而
畢矣卽以三三之功分責三歲遂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
明田以爲利旬歲之中家修其遂衆治其溝漁官督民而
後其澮有小水旱可以無飢十分之飢可救其五故日萬
世之利也百姓一夫失業則飢田日失穀則殍此宜其家
自爲生人自爲力矣乃終歲墾田而仍飢殍者一則以
歲之不時一則以溝漁之不治也之不時人所莫能爲
也溝漁之不治農民莫能爲官治可齊其力而之也其不
爲者蓋時大水旱則坐視爲不必爲及水至而拯卹
不遑又萬無可爲者加以食之盈紬必旱數年後見
國家之利病必數年而後事無近功官無歲課故吾民
之死生飽一聽命于不知之歲而嘗無十一防百
一之故祿謂救無善爲溝漁于未荒之時此豫救
之也爲溝漁救荒之策時使飢民卽功而就食此一
設兩以之策也然而土形異人習憂按方尺圖動十
箭衆加漢武帝之輕用坐士廢可之內度谷之外
如安石之欲田粱山治者則固不可爲也郎春議經界
秋遣使如宋天禧之提點刑獄施領勸農之職而仍無
纖毫之益于民者亦名美而不足特也故爲溝道必訪求

于鄉耆里長而總其事于郡守責其成于縣令分其任于
縣丞主簿則親而不擾久而必成今集四境之書長體訪
以人情地勢有灼見其可興溝洫者準里計田具圖以作
其功有廢地可以溝逕者則募其夯近失田之夫爲之官
助其不足田成而授則人五年而起科畝十而當一有溝
洫其業田爲永利者十以任本業之人民實其田官均其
力春夏作五日秋作十日冬作二旬丞簿親董之令一作
一觀先成者籍而存于官其未成者簿志之來歲積而
單焉民因一頃聽溝地半畝令不當溝塗之者轉償其
鄰田用不及頃則任力而不聽田二十畝以道者貰其力
蓄洩之利雨邑其之則郡守責其兩令令或下去則交其
簿于受代之人凡縣令置農田課郡守察之其阻成功及
借名生擾者懸蘇湖之民善爲水用春收豆麥秋收禾稻
中年之入槩得三石北方之種地者不能半之則以無
爲水田者也凡穀種不稻倍入種稻之田水田又倍西
北土性高燥宜麥宜梁所在低平之田卽爲下産以其非
梁麥之性雨澤一過水無所故也誠能勤行相度分
年規地溝洫意備蓄洩以注水田種稻以佐晚熟
則高地之四注而爲害者必轉以爲利矣且爲溝洫非
古之鑿空求利比以民與民利不遺不使不起徒不
招流戶視其大小功力隨作成有小水旱此豐彼歉
則隣近必有請其法而自爲之者勿憂其事之難于慮始

也〔官氏曰〕南北異方高下異勢燥溼異性故旱田之不可爲水猶水田之不可爲旱也今必欲以荆揚之物産徧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爲利也且果行遂人溝洫之法則西北旱田亦利其何減于東南何則西北諸州其地之廣輪既數倍于東南且穀之種類繫多有宜五種者有宜四種者有宜三種者周原膴膴土脉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東南之塗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水與旱耳溝洫修而水旱有備則西北諸州歲之所入非徒不減于東南且什伯而無算矣或疑井田既發欲復遂人之法勢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善復古者亦師其意而已矣觀周禮遂人之法原與稻人之法不同稻田不可一日無水故以豬畜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必以列舍之而後以澮寫之焉旱田則滌之爲患者十之六七旱之爲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溝之大小不同其實皆溝也揆先王爲溝洫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溝中而不泛水少之年又可畜溝中之水以滋田耳今但用其地之下者以爲行水之區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爲蓄水之所疏其節閼其曰不用盡復古溝洫之制而已獲溝洫之利矣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壚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

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懿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卽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竟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姜師度爲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爲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欵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

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爲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緐來榛棘之所徧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爲開發冀令遞相敎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原注）冊府元龜　本傳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

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爲建功立事之本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爲令

尹也〔原注〕淮南子　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原注〕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　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原注〕史記　按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爲西門豹所開　爲人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無叔敖史起之臣矣

漢書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原注〕晉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修召信臣遺迹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　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此聖祖勤民之效

雨澤

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蓋古者龍見而雩春秋三書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視爲不急之務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原注〕仁宗即位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

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卽封進朕親閱焉（原注今大明會典具載雨澤奏本式）嗚呼太祖起自側微升爲天子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兆民之衆猶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詣闕自陳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寢廢天災格而不聞民隱壅而莫達然後知聖主之意有不但於祈年望歲者民親而國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

塞之策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爲害幾及千年（〔閻氏曰〕按此說大非復禹舊跡無水災此史記河渠書之文若溝洫志則續之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地理志魏郡館陶下注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是也雖不知的在何年要武帝元封二年壬申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以前事余嘗謂禹之時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王五年河徙從鄴縣東北入海此一變也漢武元封後宣帝地節前河又從勃海郡章武縣入海此又一變也古今大事而亭林亦未考及〔錢氏曰〕田蚡言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此老成謀國之言當時惡蚡者謂蚡奉邑在河北故沮塞河之役其實非公論也）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七月乙丑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爲

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原注)宋史河渠志序曰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泯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同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年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旣視其奪者以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為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

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黃

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尙能爲
並河州郡之害宄今河淮合一而淸口又合汴（原注元本作泌誤）
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原注實錄載天順七年金景輝言黃河不循故道并流入淮是爲妄行）
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
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
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
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爲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
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
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
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
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

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甯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況

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沈氏曰方輿紀要一段云昔謂何不使黃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口即大闢蓋河不旁決正流自深得淮羽翼而愈深是用淮于河矣與邱邵諸公之論絕異錄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至於今日而決溢之菑無歲不告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按成案二文莊之言自是前明治河得失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豬水之性合則衝驟則溢故別

而疏之所以殺其衝也又北播爲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大野旣豬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爲暴然後鍾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緜是而興矣

錢氏曰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無所謂防也言防而勞費無已遂爲國家之大患矣河爲北條之川由降水大陸播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運道臨淸至天津者是也東漢以後河由千乘入海卽今之大淸河也自唐迄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閒河漸南決始合汴泗進以入于海與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幾二千里而北條之水旣爲南條矣其兩岸之隄歲增月益高于民田廬舍且與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行而使出地上欲其無決溢之害不亦難乎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馴爲歸季馴治河之法不過曰淸水可蓄不可洩黃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淸水之當蓄固不待言黃河之宜合則季馴一人之言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釃爲二渠疏爲九道順其性而導之注海何嘗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東之使歸于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計固已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謂河不宜分而增堤以禦之一朝潰溢隄不能禦又糜國帑以塞之僥倖成功而官吏轉受重

賞此國之巨蠹也季駟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
謂之習知河務吾不信也同濟曰禹斷二渠以引其河北
載之高地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水性就下而載之
高地何也曰水性者所以爲治也皆以其性爲治者當謹
節而慎用之若高而驟下後將無可復下驟下爲妄用其
力於無用之地無可復下執必浸深潰散歸壩不暢下壅
上潰矣河至大邪南岸山執盡地平行上疏易流所以數
敢也厲渠載之高地西迫大山山根上堅實無敗而其要
尤在節就下之性不使徑謂著全力以歸壩疏爲九河所
以澄之也同爲逆河所以激之也此禹功之所以永久也
近世言治下者皆主以水攻沙是但知逆河之說者也夫
水之性固必就下而下有辨載水者地也而行地者水也
是故非徒辨地與地之高下也又必辨水與水之高下海
之處地下於河不問可知也而海之水則往往與河之水
相平海水淸而渟河水瀆而驟淸則輕而揚濁則重而墜
河人海輒伏行伏行則四而皆爲海水所距迅下之力什
不存三是以入海數十里後無不中起尖於兩旁分速省
其執固然也若能使河水常高于海水則鋪行海而而其
去執當益遠矣即不能當使其漸下而不驟即不能當使
其落前執長落後路短執長則水力全路短則人力省此
截之高地同爲逆河之指也近海地既半河不容則入海
無力所以必爲逆河而逆河之上與其益深册當益廣度

全河之水計其所容廣必淺狹必深深則損地之高以就海而海之處下分數益減淺則其高全入海猶建瓴也狹則深深則怒怒則抉沙多是殿中國之土入海爲尖於也廣則淺淺則澹澹則挾沙少是留入海之尖於以培中國之下地也此疏爲九河之指也善乎賈讓通其詞曰毋與水爭地又恐人不明于水之容之說而引齊魏各去河二十五里之堤以證之夫去河二十五里之堤觀今日所謂遙堤相去遠矣然則金堤盡而九河接其游波覓衍固可知矣大陸以上河水不能不濁與使入海孰若留培兗州于是因執疏之其數適九占地既廣淤益澄流益清歷年益久下地益高逆河入海將益暢九河堙爲平陸後人歎禹蹟不可復覩而不知此固禹所禱祀而求計日而待者也

今也不然堤之障之偪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於原隰之間固無怪其然也巳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氾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宏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

閻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濼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鱉之憂殆未已也

河政之壞也起於竝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汙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横決爲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寛緩而不迫故曰善爲川

者決之使道又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汙池多為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繇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云梁山濼僅可十里其虛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原注）五代史晉開運元年六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彌漫數百里宋史宦者傳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沙灣未築以前余有貞疏亦言外有八百里梁山濼可以為泄書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

陸文裕續停驂錄曰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按文裕之意卽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賈讓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

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衆多之口而創非常之原者哉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隄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訪首言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

鯀也非其人之願爲鯀乃國家敎之使爲鯀也是以水不治而彝倫斁也（原注）崔瑗河隄謁者箴導非其導壅非其壅八野塡淤水高民居

因河以爲漕者禹也壅河以爲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

開之先達言天啟以前無人不利於河決者侵尅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於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獨業主耳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塡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於是頻年修治頻年衝決以馴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責哉

不獨此也彼都人士爲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

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眞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爲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也

陳鴻博曰元明二代河勢益趨于南遂會淮于安東入海淮爲黃所奪流不能駛因潴于洪澤湖爲害益甚明潘季馴始用東淮刷沙法導洪澤所注淮水引七分入淸口刷黃分三分由運河以達之江外修築高家堰使東淮有力內設船疏濬運河深通自是數十年無水患亦所謂因勢利導故奏功獨多蓋自宋以來治河之善無有過之者自 國初防海寇軼入雲梯關因于關口分列梅花椿而海口漸淤自設葦蕩營于淤地而海口日塞自引洪澤湖水入高實湖而淮弱黃緩淸口亦日壅迄今又數十年下流之塞者益多則上流之決者日甚勢有必然無足怪者通年河水漲溢卽直注洪澤于是以一湖而全注黃淮二瀆之水湖身既不能容又黃水挾沙淤墊洪澤益加淺狹非東之溢高實卽西注微山淮揚徐海郡縣歲被其害又曰禹之治河也播九河釃二渠以河流湍悍故分河以殺其勢導河北行其所

人之水猶少自是以後漢有屯氏及東郡渠唐元和中開
古黃河于黎陽南行舊河水分二而滑州遂無水患由宋及之
明中業河水東南行決而舊宋有勢派元滑州遂無水患由宋之
閒蘭陽儀封之境決以各有渠不使有三明于濮汜既
歸于一大水中牟行以下合分徐州以并行一道今河流合
淮口諸又自以助之以下合分徐州以并行一道今河流合
一河諸大以助之以下奔騰汴迅激自數倍合于泗清口以下專恃
而海口不為尾是其必勢而海口又愈于存昔日之禹時乃三如是
除欲河必爲患閒原之之治水者也有自來而後可二也故欲
開河以先患採其歸其有所諸則流當則上流海當多
暢引夫役其滿任東委其二下自始廣闢海海口以
勢其衝河自大力走平地千餘里也爲達于合則
于強山突分則河而安流勢然形勢今之計當先
導河引東二省弱經行之相度爲因其高下分
而其漲滿悍者水支河揖卑下者淤大澤疏其淤
雖淺塞則上流有爲分而衝決之患自減至安東之海
口多之然今漕所六營如東海之警門仙湖灌口
諸廟塞窈港小標之野潮洋驍滅斬游洋斗牛二港凡湖
口海之去河不闢遠引而分注爲力甚易又萃蕩營及黑
風口射陽湖濱皆昔時河流入海之地今已淤塞數十
里開及難施功聽之貽害無已當盡此數十里之地
委而之揖屯聚兵民任河流之泛濫則游口既復而
下流壅塞之患亦除然此猶其小者夫河性無常南流已

六百餘年今南河日淤高于北岸矣水性就下當順其勢
而利導之河南封邱北岸與直隸山東犬牙相錯當先以
水平測量定其高下其封邱險口金龍爲最昔時北流舊
蹟尚有存者若決金龍口由大名引而注之漳河合濟沱
諸水借以刷沙達之天津以復北流故道南北分流河患
自減矣雲文達曰河非可治也亦順其自然導之而已今
之河更無事治也亦導之使由其應歸之道而已何者河
合淮非其所欲也縱下流多開支河以殺其勢而不使別
于淮終爲淮之害而亦非河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不
害淮而永無患惟在順其自然以導之而順其自然惟在
使之別淮尋其應歸之道以東之其策推何亦曰改其流
廣其身深其臂不與水爭地而已所謂改其流者非別開
河也蓋宿遷西境九龍廟東現有小河分黃水入中河濟
運北直駱馬湖支流爲十字河自九龍廟至中河之劉老
澗固黃河別淮由石護湖東歸之王道也今將宿遷縣治
南河身堵築數丈建石閘以爲運河使入九龍廟之河以
達中河則運道之由黃河者不多於請口河之身則自九
龍廟至中河劉老澗閘之使與大河等以達駱馬湖莊家
河下流之六塘河又將六塘河下流舊石護湖分爲南股
北股二河者開挑爲一以還湖之舊其南股河口直五丈
河北股河口近義支河與六里河郎于五丈義支六里三
河問開數支河以達海其最北者經蘆伊山北由黃家嘴

歸海最南者郎歸頭圖戶改挑直下入海册使復入湖河
如此則河永別于淮矣或曰自劉家澗茆家河至挑源之
史家集又經河頭集大口門至沭陽低村是爲歷年議走
之港河又由低村經宕溝馬祕湯家澗穆家橋以達大蓮
河歸海計二百六十餘里不較近家石蕿湖乎淤港河久
壅僅有故跡而唐溝以下地彤尚於右蕿湖又河身不寬
闢之則兩分居民應遷者無數路於近而貲過之固不如
石蕿湖之爲勝也至所謂廣其身雖其臂者則無論河流
改與未改均不容已也廣其身深角方大江而稍差之
大江身面窄者或七八里寛者艰四十里今河身自清
河以西寛不及十里窄或一三如徐州城北且不及
一里固宜其水之讫謚不可制今欲闢兩淮而侈之郎
應始於河南石蕿湖夫有蕿三萬四下五百餘頃周
甚廣也自北股二河其中因有民田又兩畔間有民
合夫爲必棗地夯何於湖底爲田與舍也今應將田
仍復而西自沭陽張將軍廟東至海州北魏莊等地
民舍并湖北之龍溝廟俱應遷之北股河北北阜溝
之北隨股挑近北股者輸其土於北阜溝以北爲北隄
近南股者加濬土于南股河南之高家沈家集等處以
爲南隄如是而湖身廣河身質矣其流五丈義支六
里三河間所開數丈郎禹貢九河逆河也合計之應
共得五六十里以達海口庶河之委受全河而無迫臨之

患其自石護潮以西山宿遷邳州銅山至河南睢縣等處
凡河身窄者岩閘之停如十里八九里之數如是而河身
不大遠于江三汛不至橫流所謂廣其身凡以游之云弱
深之法本於大禹淸川之遣制禹之法不可復知今但
用搜沙及土方排土之而已可奏功近日有爲百龍搜
沙之論者法用龍舟百艘于舵後置五尺之販一竟販
以鐵爲逆鱗面四隔置以繫鐵索舵尾二人守之令
高下提放以積沙其舟鑲前兩旁安輪各一令二人
以足轉之行不論上下近風排輪使逆鱗觸沙隨流入
海又于海舟艘使無阻需此其法甚良令更因而淵
澤之其法每艘押水兵丁入人百艘八百五艘則一
武弁督之今請於春秋三時督令雁行每日行
舟搜沙於口未冬春初水未發之時節督土照厚土方
法挑又沿河每家三派協挑以其河加舊隄
如是行之以爲常地行策不復悉增隄身可無淺於
之患此深其或臀之中也三策之相濟爲用實萬世
無疆之也難者以南棄股二河田國虧國何
不知以爲田日北滅淹沒安從得如課也課責
淮有故則災異議遭賑不下數百萬今永且此
有名無實之里千餘鐍議賑徙之數百餘而河除既
息將千餘年稼穀粟數百萬斛節可省數百萬
之鐍賑是乃大益國課也難者又日闢河夫役及百龍搜

沙之人與舟費帑得毋太甚夫每年治河夫役其數繁矣今但將一二年合用之役於水涸時并力興工其役宜數於用且既關之後不必復閘所謂一勞永逸者也至搜沙兵丁工食不宜從輕然計每艘給銀三百二十兩百艘不過三萬二千并造舟修舟及河員俸食銀兩不及十萬行之既效則不年搶修諸費可省而沿河宂員可義令查江南河庫供搶修名日部撥協濟者約銀四十七萬六千餘兩供俸薪兵餉名日外解河銀柴價者約銀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兩二其七十萬二千六百餘兩皆江南每年常額河東河庫及興舉大工之費俱在外今按沙之費不及十萬其省帑又何如也自海口至聚縣界河道邀遠若百舟不足郎倍其數亦不及二十萬每年計省常額七八十萬功費之相懸如此爲　國計民生慮者其以易莞之言爲可釆爭又曰河由六塘河趨南北二股河以歸海信得其道矣而六塘河受騎馬湖下流沂水發時沭陽安東海洲常被其害今復合大河恐爲害桶甚奈何日如南北二股河還石擭湖之舊又兼爾河之身而深濬之則雖沂沭共歸大河亦無患矣必欲與大河別則由茆家河經河頭集北引入港河稍逕河夯店良加挑寬深一勞永逸高世之利也曰此皆主大河由南歸海而言也必不得已而北古河故道必擇其一將從何道可以暢流并無疏于運乎日必不得己而思北歸次策要不可引歸天津以淹衛故

三水合不容復益以河也由張秋而東阿禹城以至濱州
陽信蒲臺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卽漢千乘故道也明帝
永平年間德棣之間河播爲八王景因之以成功歷漢唐
至後周八百餘年無河患今尋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暢
可慶安瀾矣但八河多壅亟加疏濬厥功匪易較之由六
塘河歸海費帑爲多耳至欲無礙於運此尤未易言運河
由南而北河從西南過張秋而東北張秋南北建石閘南
旺湖汶水不能加濟水之穿河而北也然則自張秋至臨
清二百餘里皆當引黃水濟運每年不無疏濬淺淤之工
臨清南建石閘不可更令黃水入北以淤北河如此庶可
無礙於運而南旺迤南多分汶水齊運亦可永無淺涸之
處蓋南旺至張秋僅百三十餘里不必汶水之六故也此
策欲其有利無害尤須河委多分支河不然張秋南北舉
受大河之害運道多梗矣故曰此次策也曰河身閘至十
里東西千餘里費帑不貲雖捐項恐不足以濟奈何曰閘
河身非必通身皆闢也於南北二岸所開挑之處各輸其
土于四五里外以爲隄卽以兩隄內爲河身隄內平地
較見今河底爲低可以爲河則無俟皆闕而河身已十里
八九里不等矣嗣後每於水落時近河家賦三工同水丁
八百人協力開挑輸其土於隄外偏植官柳雜木數年隄
高厚加山阜草木雜根縱橫蟠結雖有異漲不能爲患矣
夫戰國時齊與趙魏作隄皆去河二十五里兩隄內計五

十里今僅十里何可復狹此法無論南歸北歸皆爲至要
不與水爭地變輩縣迤東之河爲底柱迤西龍門迤北之
河策莫良於此難者曰兩隄內河身十里近河田園盧舍
將若之何曰欲成大功雖聖人不能姑息以悅人干譽也
決在處之得其宜耳且近河必非良田河身既廣近隄水
亦不深偏植盧葦亦不至棄民利也又富民必無近河居
者貧民所居尋丈之地原非己有令其從于隄外不爲過
也曰隄工隱圍雖不廣河身亦豈有潰決之患曰雖有堅
厚石隄能保河之不決不能保河之不溢也故徒隄不足
特也曰近河居民歲賦三工開挑得毋怨役之偏重乎曰
河漲近河先受其害果能永無河害何爰三工也至沿河
沿隄有居民亦計地以役之蓋其地屬官不令出租難役
之不怨也又曰江北之水爲患者河爲大淮大之故既治
河卽不可不治淮雖然河不治則淮無由治矣河既治則
淮無事治矣是故治河卽宜沿淮而治淮仍不外於治河
何以言之治淮之要亦曰無使河合淮而已矣蓋河合淮
不特沿河之地被其害卽沿淮之民亦無不被合之之害
別淮不特沿河之地享其利卽沿淮之民亦無不享別之
之利竊嘗論黃淮合清口築大墩其害不可勝言也而其
大者有五焉自清口至雲梯關淮身爲河踞者十去其七
洪澤之南築高堰以防淮之決其東築大敞直抵中流以
激淮之怒遏河之南而使之東夫黃淮水勢無常也三汛

淤溢回測也設兩水並強高堰不守天長六合等縣居民將化爲魚鼈其害一鳳陽雖土瘠前古未聞屢災自淸口爲黃流所阻西起潁壽東至泗州盱眙田園廬舍頻遭水淹蠲賑無虛歲流亡轉徙不可數計其害二大墩之築藉淸刷黃河漲則疏之歸海淮漲則不肯令之竟去故雖遇尋常之漲沿淮禾稼亦多損傷其害三陽城之斯天息之汝浚儀之睢扶溝之渦皆以淮爲尾閭淮流旣塞則眾水不行歸德之汝寧陳許諸郡邑常爲澤國前年常開挑大洪等河矣然下無所泄雖加濬治末如之何水失其常禍及鄰省其害四泗州東逼洪澤每春月後城貽水中官署寄治盱眙秋冬水落州民輸納莫肯至州守于荒城中設櫃督催且數十年其害五總此五害遷延歲月費帑病民無有底止得不思變計以爲之所哉且夫淮水本非有害也而害且五則大墩之故也淮非有需於大墩也而卒使大墩爲害則河合淮之故也河合淮因東淮敵河斯大墩不得不築高堰不得不高而五害遂不可去故欲去五害莫如使淮暢流欲使淮暢流莫如使河流從宿遷北而別於淮故曰治河卽宜治淮治淮仍不外於治河也夫治病必先於受病之源禦寇必於所經之地今淸口河淮所經周病兩也河淮不分吾不知五害之何由去也役成案陳氏以潘季馴東淮刷沙法爲善錢氏痛誑之以爲不習河務然撲厥理勢似無以易季馴之策則文達所說爲曲中機

宜矣至百龍搜沙之法創于江陰
祝氏錦中亦疏濬海口之一說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二終